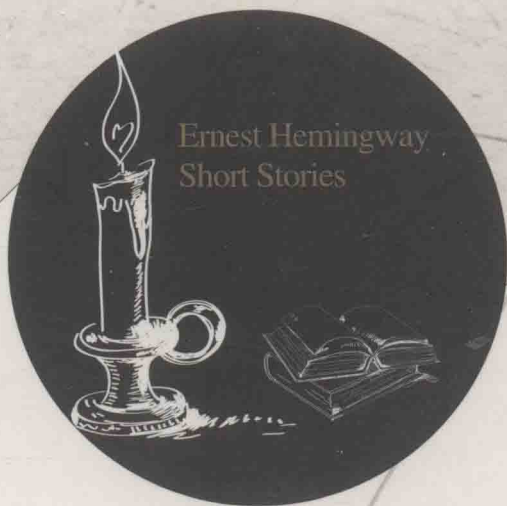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海明威全集

海明威

短篇小说集(下)



〔美〕海明威著

雪茶译
俞凌娣主编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海明威全集

海明威短篇小说集 (下)

Ernest Hemingway Short Stories

[美] 海明威 著

雪 茶 译 俞凌娣 主编



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

作者简介

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，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，是美国“迷惘的一代”作家中的代表人物，其作品对人生、世界、社会都表现出了迷茫和彷徨。1953年，他以《老人与海》一书获得普利策奖，1954年再夺诺贝尔文学奖。2001年，他的《太阳照常升起》与《永别了，武器》两部作品被美国现代图书馆列入“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”中。

海明威全集

海明威书信集（上、下）
海明威新闻集（上、下）
乞力马扎罗山下（上、下）
海明威短篇小说集（上、中、下）
岛在湾流中（上、下）
丧钟为谁而鸣（上、下）
午后之死
永别了，武器
曙光示真
渡河入林
伊甸园
太阳照常升起
有钱人和没钱人
非洲的青山
危险夏日
流动的盛宴
第五纵队·西班牙大地
海明威诗集
春潮
老人与海

责任编辑：杨学庆

选题策划：众和晨晖 

封面设计：

决战前夜

我们在马德里找到了一座从高处可以瞭望到那个所谓“村舍”^①的公寓，公寓被炮弹打得破损不堪。尽管如此，我们最终还是选择这座公寓作为我们的工作基地。因为战斗的场面，可以一直伸展到小山上，尽现眼底。硝烟的气味充斥着鼻腔，只要张开嘴巴呼吸或者说话，舌头上就会沾满战场上飞来的尘沙，噼噼啪啪的各式枪声更是此起彼伏，连绵不绝，在耳边响成一大片，如同滚石从山坡上滚下。中间还夹杂着接二连三的隆隆巨响，那是我们背后排炮向外发射炮弹。巨响过后必然少不了“轰”的一声，转瞬间炮弹落地开花，滚滚而起的冲天黄尘弥漫着整个战场。

要拍好电影，这个距离我们总还嫌稍远了点儿。我们也曾往前挪过，可是那些家伙总是对着摄影机冷不防地来一枪，弄得你根本没法继续拍下去。

那架大电影摄影机是我们最贵重的东西。如果摄影机打坏了，我们此行也就宣告结束了。最终，我们在这种无处可拍的情况下把影片拍出来了，所以我们浪费不起胶卷，电影摄影机更得加倍保护。这些拍好的影片和摄影机，就都成了我们的心肝宝贝。

就在前一天，时不时迎面打来的冷枪，逼得我们撤出了一个拍电影的好位置。我只好拼命压低了脑袋，把小摄影机小心翼翼

^① 所谓“村舍”，是郊外的“皇家猎舍”，在海明威的其他作品中有过一个说明。

地捧在小腹上，用胳膊肘支着地，一步一挪地爬了回来。子弹呼啸着从我背上掠过，打进了身后的砖墙。我的身上两次盖满了四散飞溅的泥粉砖屑。

不知为什么，下午太阳正好位于那帮法西斯背后的时候，我方才发动最猛烈的进攻。阳光几乎直射摄影机镜头，镜头便闪闪发亮，像日光反射信号器一样，对面摩尔人^①瞄准了闪光开火。他们野蛮行动，以为这就是在里夫人^②那儿见到过的日光反射信号器和军官的望远镜。所以你只要拿起望远镜，毫无遮蔽地来望一望，你就会如愿饱尝冷枪的滋味。更为恼人的是，摩尔人的枪法可精准着呢，弄得我整天紧张得要死，口干舌燥的。

一到下午，我们就在公寓拍影片，这个公寓还是被我们布置得不错的。我们找了一张破旧的花格帘子，在阳台上草草做了个遮阳棚，摄影机就架设在下面。不过，还是我说过的那句话：我们总还嫌距离远了点儿。

也不是真的很远，还是可以拍到一些场面的，比如那山坡上遍布的松树，那片湖，那一幢幢石头农家房子中了高爆榴弹后石屑四迸、粉尘弥漫。轰炸机打头上嗡嗡飞过，看不清楚面目，只能依稀可辨一些轮廓。我们可以拍到小山坡上骤然冲天而起的滚滚浓烟，拍到弥漫的尘雾。但隔着八百码到一千码这么远的距离，坦克看上去像些泥土色小甲虫，在草丛里快地爬，口吐细细火光。小甲虫后面的士兵则成了一些小玩具人，一会儿卧倒，一会儿猫着腰往前跑，一会儿又卧倒，有的还能站起来往前跑几步，有的就没再挪动过一步。星星点点的人影布满了整个山坡，坦克一个劲儿地往前冲。

① 8世纪初进入西班牙的柏柏尔人的后裔。佛朗哥招募了大批摩尔人充当叛军。

② 柏柏尔人的一支。

尽管这样，我们还是希望能把战斗的清晰、完整的轮廓拍出来。我们已然拍到了许多近景。运气再好些的话，今后还能再拍到一些更好的近景。如果我们还能再拍到诸如骤然的尘土冲天，榴霰弹在空中炸开，滚滚的硝烟尘雾中手榴弹爆炸的光一闪、白花怒放等，一些可以体现战斗轮廓的精彩场面，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。

等到天色暗下来之后，我们把大摄影机搬到楼下去，拆下三脚架，把各部分分作三堆，接着一次一个，带上东西飞一般穿过玫瑰树林荫路，穿过路口那个已经烧得光光的转角。对面就是旧日蒙大拿兵营马厩的石墙，只要我们到达石墙下就安全了。我们终于发现了这么个拍影片的好位置，每个人都兴致高涨。但我还是觉得距离稍嫌远了一点儿，不然颇有点儿自己骗自己了。

我们走在一条坡道上，这条路能通往佛罗里达旅馆。我对他们说：“来吧，一块儿去奇科特酒吧喝一杯吧！”

可是他们还有一架摄影机得修，而且还得换胶片，再说了，那些已经拍好的胶片也必须赶快密封，我只好一个人去了。你知道在西班牙是不可能找不到伴儿的，换换空气也好嘛，我这样安慰自己。

已经是4月的黄昏，我举步走向奇科特酒吧时，高兴极了，只觉得既快活，又兴奋。我觉得我们干得很卖力，我想成绩定然不错。在街上走着走着，不知为何，我刚才志得意满的心情却全然烟消云散了。孤单单的一个人，我的头脑反而冷静了下来。之后才意识到我们毕竟离前线还是太远了，就算傻瓜也能看得出来：进攻其实是失败了，大大的失败了啊！我只是心里总还抱着希望——情绪一乐观，往往就被蒙住了双眼。想起前线的光景，此时此刻我明白，人民的军队终于发动进攻了，可是这样的进攻

法可以说是索姆河之役^①的重演啊！伤亡惨重，屡战不胜，令人窒息。只有一个后果：那就是自己毁灭自己。我把今天一天看到的、听到的合在一起回想一下，觉得真不是滋味。

我意识到进攻失败了之后，进了奇科特酒吧，只见那里一片烟雾喧嚣。柜台前人满为患，当我第一杯酒喝下去之后，这种体会就愈加强烈了。如果前线形势大好，只是我自己情绪欠佳，那么这一杯酒下肚，心情是一定会大好的；如果前线形势太糟糕，而我自己十分正常，那么喝上一杯酒，就会把糟糕的局面看得更透彻一些。

酒吧里这时满满的挤不下人了，想端起酒杯喝一口，还真得抬起胳膊往外挤挤才可以哩！我刚满饮了一大口，就被别人撞了一下，杯子里的酒洒了出来。我有些恼火，扭过头来一看，那撞到我的人居然朝我笑了起来。

“嘿，鱼儿脸。”一个人跟我说。

“嘿，你这个老山羊。”我回答他。

“我们找一张桌子坐吧。”他也不生气，说，“刚才我撞了你一下，看起来，你真的发火了。”

“你从哪里过来的呀？”我问道。他腰里佩着一把自动手枪，是一把大号的科尔特。据我所知，这枪以前有过三个枪主，我们还一直在到处找跟枪相配的子弹呢。他的双眼已经眯了进去，皮上装又脏又油腻，一脸胡子也好久没有打理了。他身材高大，脸上沾满了硝烟和油污，黑乎乎的。头上戴一顶皮防护帽，帽边上也都镶了厚厚的皮，帽子顶端由前向后加垫了护顶，是由一条厚厚的皮做成的。

“你从哪里过来的呀？”我又大声地问了一遍。

^① 索姆河之役：索姆河在法国，1916年法国的福煦将军为减轻凡尔登方面所受的压力，发动索姆河之战，遭受惨重损失。因此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大战役。

“从‘村舍’来的呗！”他故意拉着个调子说——这个调子是学一个小听差的。从前我们一起在新奥尔良一家旅馆里，听到过小听差拉着那样的调子在大厅里传唤，我们两个人至今私下常常学这腔调开玩笑、取乐。

有两个士兵和两个姑娘站起来走了，空出一张桌子，我就说：“我们上那边去坐吧，那边有空位了。”

我们就在酒吧大堂中央的这张桌子旁坐了下来，他举起酒杯的时候，两手油污，两个大拇指让我看得呆了：叉弯里如同石墨一般黑。我一看便知，那是让机枪向后倒喷的烟气给熏出来的。

他拿着酒杯的手在抖。他伸出另外一只手，“你瞧我的两只手。”那只手也在抖。他还是拉着那个滑稽的调子说：“左右手，彼此彼此。”口气突然严肃起来，说：“你上去过啦？”

“我们去拍了些影片。”

“拍得怎么样？”

“不太好。”

“能看见我们吧？”

“你们在哪儿？”

“今天下午3点25分在进攻农庄。”

“啊，看见了。”

“满意吗？”

“怎么能呢？”

“我也不满意，”他说，“告诉你，这事荒唐透顶。对那样的阵地，这到底是谁的主意？为什么一定要发动正面进攻呢？那不是拿我们的生命开玩笑吗？”

一个矮个子抢先说道：“一个浑蛋叫拉尔戈·卡瓦列罗^①。人

① 拉尔戈·卡瓦列罗：1869—1946年西班牙劳工领袖，1936—1937年任总理。

家给他副望远镜叫他看，他第一次看望远镜，就俨然成了个将军。这就是他自鸣得意的杰作。”说这话的是戴着厚厚的玻璃片眼镜的小子，我们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张桌子旁坐着了。

我们一起循声望去，那小个子对我们笑笑。阿尔·瓦格纳瞧瞧我，他是跟我一起来的坦克手，他还皱了皱眉——不过他的眉毛已经被战火烧掉了。

“同志，小声，要是旁边有人懂英语，你要被枪毙的。”阿尔·瓦格纳对他说。

“哪儿的话呢？”那矮个子说，“拉尔戈·卡瓦列罗才应该被枪毙呢。应该先枪毙他。”

“喂，同志，”阿尔·瓦格纳说，“你小声点儿好不好？别人听到了你的话，还当我们是跟你一起的呢。”

那个眼镜片好厚的矮个子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我的话可不是胡说的。”我仔细打量了他一眼。他让人萌生一种肯定的感觉：他的话肯定不是胡说的。

“话虽如此，就算不是胡说，此时此地说出来也不合适。”我赶紧岔开话题，说，“来一杯怎么样？”

“好啊，不过，”他更加满不在乎地说，“跟你说说也没关系。你是个信得过的人。我了解你。”

“我也不见得就那么靠得住，”我自我解嘲地说，“再说这酒吧间毕竟是个公共场所。”

“同志，没关系，只有在酒吧这样的公共场所里，咱们才可以私下谈谈。因为我们在这儿说话谁也听不见。请问你是哪个队伍的？”他对阿尔说道。

“我手里只是管着几辆坦克，从这儿出发走着去，大约有八分钟的路程。”阿尔对他说，“我们已经执行完毕今天的任务，上半夜我可以休息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赶紧去洗个澡？”我对他说。

“正想去好好洗洗呢，”阿尔说道，“就到你那里去洗吧。待会儿咱们喝完酒就去。你有去油污的肥皂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也不要紧，”他说，“我口袋里还有省下的一点儿。”

小个子透过厚厚的眼镜片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阿尔。

“同志，你是党员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是啊！”阿尔说。“我知道这位亨利同志不是党员。”小个子说。

“那我可就不敢信任他了，”阿尔说，“我原本就不信任他。”

“你真是个浑蛋，”我不满地对他说，“要走了吗？”

“还不打算，”阿尔说，“我还想再喝一杯呢。”

“我对亨利同志可是非常了解的，”那小个子说，“我再说拉尔戈·卡瓦列罗的一些故事给你们听听。”

“一定得让我们听吗？”阿尔说，“你可别忘了，我是人民军队勇敢的战士，你不觉得你的故事会瓦解我的斗志吗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他小人得志，狂妄膨胀得要多厉害有多厉害，如今他日趋狂妄。他既当了总理又兼任陆军部长，谁也不能跟他套近乎了。你知道不？他原本是个很正直的工会领袖，可以说是介于已故的萨姆·龚帕斯^①和约翰·卢埃林·刘易斯^②之间，都是因为阿拉基斯泰因这家伙找到了拉尔戈·卡瓦列罗，才会让他猖狂至今。”

“你慢点儿说，”阿尔说，“我听不清楚。”

“啊呀，是因为阿拉基斯泰因找到了拉尔戈·卡瓦列罗！就

① 即塞缪尔·龚帕斯（1850—1924）：美国工会运动的保守派领导人。曾经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。

② 约翰·卢埃林·刘易斯（1880—1969）：英国劳工领袖。劳联—产联主要创建人及首任主席。

是现在在巴黎就任大使的那个阿拉基斯泰因！他称拉尔戈·卡瓦列罗是西班牙的列宁，这样，那可怜巴巴的拉尔戈·卡瓦列罗就硬着头皮做西班牙的列宁了；有人给他一副望远镜让他看看，他就自以为是克劳塞维茨^①了。”

“这话你刚才说过一次了，”阿尔冷冰冰地说道，“那你又有什么根据呢？”

“哈哈，三天前，拉尔戈·卡瓦列罗还在内阁会议上夸夸其谈呢。在那次会议上，他高谈阔论的就是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行动。当时赫苏·埃尔南德斯也只是跟他开个玩笑，赫苏·埃尔南德斯问他战术和战略之间的区别。你猜那老拉怎么说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阿尔不满地说。我看得出来，这个新认识的小个子惹得他有点儿心烦了。

“他说：‘其实，战术就是对敌人发动正面进攻，战略就是侧面包抄敌人。’你见过这么有意思的事吗？”

“你还是赶紧走吧，同志，”阿尔有些惊惶地看了看四周，说，“你呀，真是让我们泄气透了。”

“可我们一定要让拉尔戈·卡瓦列罗下台，”那矮个子同志说，“等打完了这场仗，我们得马上把他赶下台。他这么愚蠢至极的行为，我看早晚要完蛋，还要来害我们。”

“好吧，同志，”阿尔对他说，“明儿早上我还得去参加进攻战呢。”

“什么，你们还要去进攻？”

“你听我说，同志。你要胡说些什么，你只管跟我说好了，因为听你讲的这些还蛮有意思，而且我也不是三岁小孩子，是好是坏我能分得清楚。可你千万别跟我打听什么，因为那样会给你

^① 即卡尔·克劳塞维茨（1780—1831）：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。

招来麻烦的。”

“我只是想问问你个人的那点儿事。我打听什么消息啊!”

“你我之间都还不熟，还是不要问什么个人的事，同志，”阿尔说，“你为什么不到旁边的桌子上去坐坐，我想跟亨利同志说会儿悄悄话，我要问他些事情。”

“Salud，同志，”那小个子见他下了逐客令，便站起身来，“那我们就改天见吧。”

“那好，”阿尔说，“改天见。”

他对我们表示了一下歉意，就走到旁边的一张桌子前。马上就有几个士兵给他让出一个位置，我们的视线还没来得及转移回来，他就开始打开话匣说个不停了，且好像那些士兵都很感兴趣。

“你看这个小个子怎么样？”阿尔问我。

“我弄不懂。”

“我也弄不懂，”阿尔说，“他对这次进攻肯定有很多看法啊!”

他喝了一口酒，伸出手来给我看。“看见了吗？我的手现在不抖了。我在进攻之前向来是不喝酒的，我已经不是个酒鬼了。”

“那你今天怎么啦？”我说。

“你不是都看见了吗？你说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太可怕了！”我心有余悸地说。

“就是这样。说得太对了！太可怕了！我们的进攻是正面、两翼同时进行的，我看他现在是战略、战术全用上了。其他各路战线上情况怎么样？”他问道。

“杜兰攻占下了新赛马场。就是那个 hipódromo^① 啦。现在部

① 西班牙语，意思是赛马场。

队就集中在通入大学城的那个走廊地带。北边我们已经越过了科鲁尼阿路。从昨天早上起部队就在阿吉拉尔山下被阻挡不前了，直到今天早上形势也大致如此。听说杜兰的旅折损过半，你们那儿怎么样？”

“明天我们还要去攻打那些农家房子和那个教堂。我们的目标是人称‘山中隐士’的山上那个教堂。唉，山坡上被敌军挖了那么多的沟壕，每一个机枪据点都挖得深深的，而且工事固若金汤，打起来那才叫要命呢。我们攻上去，无论攻到哪儿都会成为众矢之的，三面受到机枪据点的扫射，简直就是活靶子。我们的炮又少得可怜，组织不起像样的炮火掩护，根本没办法把这些机枪火力压下去，又没有重型野炮好把这些机枪阵地摧毁。这不是拿我们当儿戏吗？”他气不打一处来，继续说，“更为要命的是，那三座农家房子里都有反坦克炮，教堂附近还有个反坦克炮兵群。打起来会惨不忍睹的。”

“准备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“这个问题恕我不能回答你。”他忽然压低了声音说。

“你别误会，我们得拍电影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”我说，“拍电影所得，我们全部捐献去买救护车。在阿尔加达桥的反击战中，我们就拍到了第十二旅。上个星期在品格隆附近的进攻战中，我们也把十二旅拍了进去，在那一仗里，拍到的几个坦克镜头是蛮不错的。”

“那一仗坦克的进攻很失败。”阿尔颓丧地说。

“我知道，”我说，“但是电影的效果拍得还是挺不错的。明天会是什么情景？”

“早点儿出来等着就好了，”他说，“可也别太早噢！”

“你现在感觉如何？”

“感觉浑身疲乏，”他说，“尤其是头痛得要命。不过比刚才

好很多了。我们再干一杯，喝完先到你那里去洗个澡。”

“咱们还是先吃饭吧。”

“你先去占个座，我身上脏兮兮的，怎么去吃饭啊！我先回去洗个澡，一会儿再到大马路上来找你。”他感激地对我说。

“那咱们一块走吧。”

“别，回头我再来找你，还是你先去占个座。”他把头趴在桌子上，“老兄，我的头叫那些老爷坦克轰得真痛啊！耳朵里一个劲儿地响个不停，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。真难受啊！”

“你还是去睡一觉吧，兴许就好了。”我说。

“我不去。我想跟你在一起待会儿，我可不想睡了再多醒一次，还是等回去再睡觉吧。”

“你没有酒精中毒吧？”“放心，”他说，“我没事。汉克^①。我跟你讲，我看我明天要被打死了，我这个人不会随便说胡话的。”

我用手指尖在桌子上敲了三下。^②

“这种感觉我就有过好多次了，相信我，是谁都会有这种感觉的。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安慰他说。

“不一样，”他说，“我平常可是没有这种感觉的。你知道，我们明天简直是去送死，我们奉命攻打的目标，让我们去攻一点儿道理也没有。我的兄弟，我也没把握能让他们都冲上去，心里一点儿谱儿都没有。在那个当口儿，如果他们不肯去，我就算枪毙他们，他们也不会去的。再说了，我能让兄弟们白白送死吗？”

“一定不会有事的。”我再次安慰他说。

“怎么会呢？明天要冲上去的，是我们步兵的精锐。跟第

① 亨利的昵称。

② 这是西方人的一个古老的迷信，如果说了不吉利的话，只要敲敲木头或摸摸木头，就可以逢凶化吉。

一次派去的那些胆小鬼可不一样，他们都是敢打敢冲的。”

“一定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怎么不会呢？”他说，“一定不会很顺利。反正我尽我最大的努力。叫他们上战场这没问题，带他们冲上去也没问题，怕就怕在他们一个一个被阻截，说不定会成功。我手下有三个兄弟，个个都是能人强将。只要他们哥儿几个，有一个没一开始就被打趴下了，就好了。”

“你这几个兄弟都是些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一个是希腊大汉，从芝加哥来的，这人生死不惧，勇气不减当年啊！还有一个是法国人，从马赛来的，这个人左肩还上着石膏，而且有两个伤口还没收口，就从皇家旅馆的伤兵医院里跑了出来，要求参加这次战斗。”好像是介绍自己的光辉业绩一样，他显得格外兴奋。他接着说：“他身上还绑着绷带呢，真不知道他怎么能坚持下去。我是说，我无法想象他们参加战斗。看着他，再硬的心肠也要为他心碎。他以前是个开出租汽车的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。如果我话说得太多，你得赶快叫我住嘴。”

“那第三个兄弟是什么样的人？”我说。

“第三个？我说过有第三个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啊，对了，”他神秘兮兮地笑了笑，说，“所谓第三个人那就是我了。”

“那其他的人呢？”

“他们以前都是技术工人，哪里是什么当兵的家伙。第一，他们不能判断战场上的形势；第二，他们个个都贪生怕死。我怕他们克服不了这种胆怯，我也做过他们的工作，”他摇了摇头，说，“可是每次开战之后，他们就怕得要命，全都戴好坦克帽，

站在坦克旁边，像个老坦克手的样子。他们爬进坦克，也还是很像样子。可是，只要他们钻进坦克里面，顶盖一放下，坦克里边实际上就等于没有人。他们怎么能算是坦克兵？话又说回来，我们哪有时间训练新的坦克兵啊！”

“你还不去洗澡吗？”

“这儿挺好的，”他说，“我们再在这儿坐一会儿吧。”

“想想也真是可笑至极，战场就在大街的那头，要打仗就去，不打仗就到这儿来。”

“可我们来了还得走。”阿尔说。

“要不找个姑娘陪你聊聊？听说佛罗里达旅馆里来了两个美国姑娘，而且都是新闻记者。说不定能跟你聊得不亦乐乎呢。”

“我可不陪她们说了，我累坏了。”

“看见没，那边角落里那张桌子上是两个从休达^①来的摩尔姑娘。”

他转头朝她们那头看了两眼。两个姑娘都是黑皮肤、浓头发。两个人，个子一高一矮，身材壮实，性格活泼，没什么说的。

“算了吧，”阿尔说，“我明天可是整天看着摩尔人，今天跟她们鬼混，这不是自找苦吃吗？”他苦笑了一下。

“哪愁没有姑娘啊，”我说，“马诺丽塔就在佛罗里达旅馆。她以前那个姘头，就是在保安部门的那个家伙，到巴伦西亚去了。那个姑娘可是‘忠实’可嘉啊，谁找她都行。”

“看你这话说的，汉克，你想要哄我干什么呀？”

“我不过是想要你重新精神焕发一下。”

“小孩子见识！”他说，“光我一个人精力充沛，能起屁作

① 摩洛哥北部港口，和直布罗陀相对。